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玉瓚

謄錄監生臣張　炳

崇古文訣卷九

宋　樓昉　編

唐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韓　愈

敘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絶佳感慨傷悼之情見於言外三世皆有舊故其言如此退之所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歳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歳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莫補切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黒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

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於緣切）好靜秀瑶環瑜珥（仍吏切）蘭茁（鄒滑切）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祭柳子厚文　韓　愈

雖尊稱子厚而中含不滿之意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有死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

掌帝之制予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

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

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

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送孟東野序　　韓　愈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虫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

愼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

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
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
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
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

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鱷魚文　　韓　愈

辭嚴義正真可以感動鱷魚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晛晛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蠏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養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敘事有倫句法矯健中含譏諷之意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

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趍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没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

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

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乗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秔稌充羡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平淮西碑　韓愈

布置回護敘事有法

又批云看他抑揚起伏鋪張回護布置收拾

之法當與元和聖德詩並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根莠不𡡉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犇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

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

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孟以汝
維是朔方義成陜孟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
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
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
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

衣服飲食子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

顔胥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
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
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
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顔胥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揔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吴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順自以為强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勑顔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令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反覆攻擊然後己之說伸而人之說廢此論

難析服格

愈與吴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廵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廵者開門納廵位本在廵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廵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廵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廵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

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

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是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

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廵廵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廵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

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爲兄死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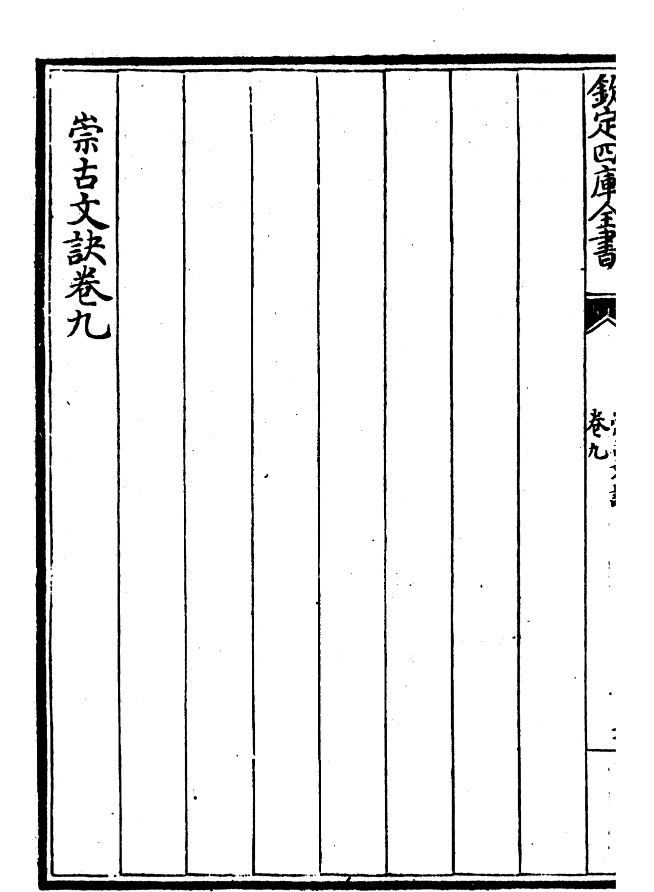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韓　愈

前面二百餘字丁寧反覆委蛇曲折讀之使人感動以其人無事業可紀載故其體如此退之前後銘墓多矣而面子箇箇不同此類可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

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
敢以其稚子汴兒見先生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
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
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
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
愈既哭弔即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
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

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一有東方字）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庚午葬于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崇古文訣卷九

崇古文訣卷十

宋　樓昉　編

唐文

進學觧　韓　愈

設爲師弟子詰難之詞以伸其已意機軸自揚雄解嘲班固賔戲來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于嬉行成於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抜

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一作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丁禮切）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于）

切鎼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字勞矣沉浸醲一作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趙作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一作且一作其宜先生之於爲一無爲字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一作逐)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盲)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施(一作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一作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一作宗主大論一作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兹非一作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

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韓　愈

不深排痛抵而微諷諭之詞意婉切讀之者自是感動比之子厚李睦州服氣書便厲聲色矣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

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趨一作以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一作墜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一作墜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一有之字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

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揚蕩摇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一作即懸垂於胸臆一作腹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毛穎傳

韓愈

筆事收拾得盡善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高古是學史記文字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㲉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犭足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獵以懼楚台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者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

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黙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宫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

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髪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頴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歐陽生哀辭　　韓　愈

詹死於京師而不在父母之旁未必免於或者之疑父母不得見其死則哀之深故此文

多是推原詹之本心且言詹之心即父母之
意紆餘曲折曲盡其妙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
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
辭者親與之爲客主人之禮觀游宴饗必名與之時未

幾皆化士一作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一作則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它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趍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

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
文章切深喜徃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
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
上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
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
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余故作哀辭以舒予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哀悲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

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

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毁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送窮文　　韓愈

前面許多鋪陳布置結裹收拾盡在後面看到後面方知前面盡是戲言然則退之此文非是送窮乃是固窮機軸之妙熟讀方見進學解是設為師弟子問難之詞此是設為人鬼問難之詞可以參觀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一本云使奴星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音張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

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辰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覔切欻許忽切嗄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户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

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廻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一作

兒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我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

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然理亦如此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才賢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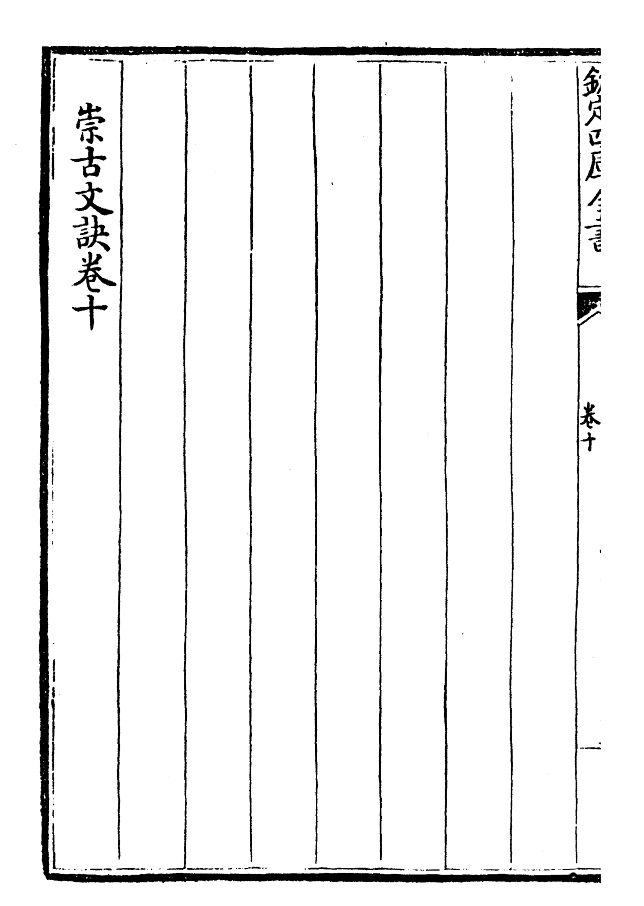
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
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
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徳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爾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豈盡偹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閣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

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崇古文訣卷十



崇古文訣卷十一

宋 樓昉 編

唐文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此一篇須看大開闔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一無信字奉釋氏者此傳之者一無上四字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

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一作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一無且字）自胸中無滯礙（一無自胸中無滯礙六字一有自字）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

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
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妬敗也書彝倫攸斁禮樂崩而夷狄横下孟切
幾何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
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
行正道廢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
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
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
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一作苟）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上音朱南蠻語也後漢語言朱離註蠻夷語聲也）矣故愈嘗推尊

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

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植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

燕喜亭記　　韓愈

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堂比並看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燓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鈌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

美盈以出其悉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

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後山作參

廖序用此格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甞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

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

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嘗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

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答李翊書　　韓　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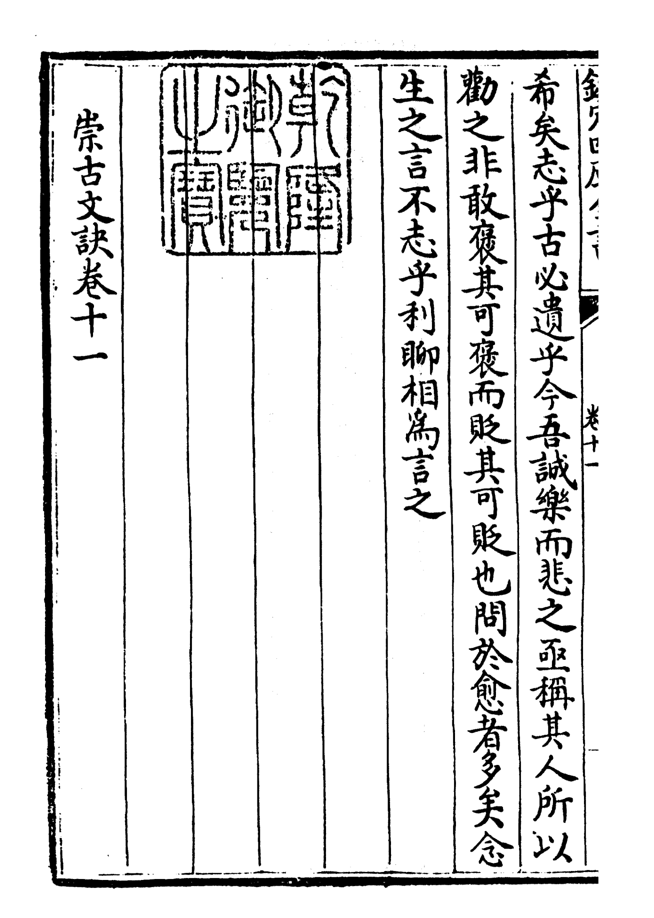
呂居仁說退之答李翊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宫者也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

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

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



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崇古文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炳

崇古文訣卷十二

宋　樓昉　編

唐文

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此文如引繩貫珠循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虵救首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豐約不差毫釐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

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為之發揮則戴氏亦一錄錄人爾況其池與堂乎當如此看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音鹿）距其涯坻（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古穴反）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昨焦反）國戴氏曰簡為堂而令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戶典反戰船也）與

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音朱）被之菱（力膺反）芡（巨險反又音儉）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及莊（側羊反）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與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

待飾而已奐矣奐音換大也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與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捕蛇者説

柳宗元

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

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究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閭緣切踠於遠切曲脚也瘻音漏癘音勵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犇走焉有

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音單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音匐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

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乃黨切)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音旱)吏之來吾鄉叫囂(虛嬌切)乎東西隳突(他沒切)乎南北譁(音華)然而駭者(駭下開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音荀)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愚溪詩序　　柳宗元

只一箇愚字旁引曲取横說竪說更無窮已究轉紆徐含意深遠自不愚而入於愚自愚而終於不愚屢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

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葢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音遲）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狭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一無雨字）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寗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音珮又蒲沒切）於事故凡為愚者莫吾若也夫然則天

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

妙非特為種植作也與捕蛇說同一機栝

郭槖駝上音托下音佗不知始何名病僂隴主切傴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音字乳化曰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

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音侍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朂爾植督爾穫蚤音早繰蘇曹切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飱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一作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東萊批抹畫之抑揚好一節應一節規模從吕氏春秋来但他人不曾讀故不能用且不知子厚来處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隟當作隙　乞逆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音龍）斲（音卓）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

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

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宫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史又其下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

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音縣行且賣也）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_{魚隱反}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

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攸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封建論　　柳宗元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

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

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絶好所謂强辭奪正理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来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

皆生草木榛榛（側佹切）鹿豕狉狉（音丕）人不能搏（音博）噬（音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一無也字）遠矣及周（一作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音倫）運而輻（音福）集

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音干詩公侯干城）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音長人姓）公者有之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徒弔切尾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

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子容反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

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一作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音讀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無其字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

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捴捕而還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音集藉入切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

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子計切又田黎切並結不解交合一作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音劑皆同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一作故）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

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崇古文訣卷十二